抱朴子/外篇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樸子曰：有懷冰先生者，薄周流之棲遑，悲吐握之良苦。讓膏壤於陸海，爰躬耕乎斥鹵。秘六奇以括囊，含琳瑯而不吐。謐清音則莫之或聞，掩輝藻則世不得睹。背朝華於朱門，保恬寂乎蓬戶。絕軌躅於金張之閭，養浩然於幽人之仵。謂榮顯為不幸，以玉帛為草土。抗靈規於雲表，獨違今而遂古。庇峻岫之巍峨，藉翠蘭之芳茵。漱流霞之澄液，茹八石之精英。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，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。萬物不能攪其和，四海不足汩其神。

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，慨然而嘆曰：「空谷有項領之駿者，孫陽之恥也；太平遺冠世之才者，賞真之責也。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，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！」

乃造而說曰：「徒聞振翅竦身，不能淩厲九霄，騰跚玄極，攸敘彝倫者，非英偉也。今先生操立斷之鋒，掩炳蔚之文，玩圖籍於絕跡之藪，括藻麗乎鳥獸之群，陳龍章於晦夜，沈琳瑯於重淵，蟄伏於盛夏，藏華於當春；雖復下帷覃思，殫毫騁藻，幽贊太極，闡釋元本，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，語戚則偶嚬顧而滂沱，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，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，離同則肝膽為胡越，合異則萬殊而一和，切論則秋霜春肅，溫辭則冰條吐葩，摧高則峻極頹淪，竦卑則淵池嵯峨，疵清則倚暗夜光，救濁則立澄黃河。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，著弘勛於皇家，名與朝露皆晞，體與蜉蝣並化，忽崇高於聖人之寶，忘川逝於大耋之嗟，竊為先生不取焉。

「蓋聞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。先聖憂時，思行其道，三月無君，皇皇如也。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，潛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，故或負鼎而龍躍，或扣角以鳳歌，不須蒲輪而後動，不待文王而後興。潛初飛五，與時消息，進有攸往之利，退無濡尾之累，明哲以保身，宣化以濟俗。使夫承蘭風以傾柯，濯清波以遣穢者，若沈景之應朗鑒，方圓之赴規矩。故勛格上下，惠沾八表。夫有唐所以巍巍，重華所以恭己，西伯所以三分，姬發所以革命，桓文所以一匡，漢高所以應天，未有不致群賢為六翮，托豪傑為舟輯者也。若令各守洗耳之高，人執耦耕之分，則稽古之化不建，英明之盛不彰，明良之歌不作，括天之網不張矣。

「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，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，則麗天之明不著；哮虎韜牙而握爪，則搏噬之捷不揚；太阿潛鋒而不擊，則立斷之勁不顯；驥騄踠趾而不馳，則追風之迅不形；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，鹹暝則離朱與蒙瞽不殊矣。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，得意而忘安上之義，存有關機之累，沒無金石之聲，庸人且猶憤色，何有大雅而無心哉！

「夫繩舒則木直，正進則邪雕，有虞舉則四兇戮，宣尼任則少卯梟，猶震雷駭則鼛鼓堙，朝日出則螢燭幽也。不拯招魂之病，則無為效越人之絕伎；不獎多難之世，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。高拱以觀溺，非勿踐之仁也，懷道以迷國，非作者之務也。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，朝陽繁鳴鳳之音，郊踦獨角之獸，野攢連理之林，長旌卷而不懸，幹戈戢而莫尋，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，孰能相擢乎陸沈哉？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！」

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，遊氣天衢，情神遼緬，旁若無物。俯而荅曰：「嗚呼！有是言乎？蓋至人無為，棲神沖漠，不役誌於祿利，故害辱不能加也；不*峙於險途，故傾墜不能為患也。藜藿不供，而意佚於方丈；齊編庸民，而心歡於有土。寢宜僚之舍，閉幹木之閭，攜莊萊之友，治陋巷之居，確嶽峙而不拔，豈有懷於卷舒乎？以欲廣則濁和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；以位極者憂深，故背勢利而無餘疑。其貴不以爵也，富不以財也。侶雲鵬以高逝，故不縈翮於腐鼠；以蕃武為厚誡，故不改樂於簞瓢。

「且夫玄黃遐遨，而人生倏忽，以過隙之促，托罔極之間，迅乎猶奔星之蹔見，飄乎似飛矢之電經。聊且優遊以自得，安能苦形於外物哉！夫鸞不絓網，騏不墮阱，相彼鳥獸，猶知為患，風塵之徒，曾是未吝也？

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，紀信赴燔以誑楚，陳賈刎頸以證弟，仲由投命而葅醢，嬴門伏劍以表心，聶政感惠而屠葅，荊卿絕臏以報燕，樊公含悲而授首，皆下愚之狂惑，豈上智之攸取哉！

「蓋祿厚者責重，爵尊者神勞。故漆園垂綸，而不顧卿相之貴；柏成操耜，而不屑諸侯之高。羊說安乎屠肆，楊朱吝其一毛。僥求之徒，昧乎可欲，集不擇木，仕不料世，貪進不慮負乘之禍，受任不計不堪之敗；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，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；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，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；耽漏刻之安，蔽必至之危；無朝菌之榮，望大椿之壽；似蹈薄冰以待夏日，登朽枝而須勁風；淵魚之引芳餌，澤雉之啗毒粒；咀

漏脯以充饑，酣鴆酒以止渴也。

「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，尼父聞偶葬而永嘆，蓋尋微以知著，原始以見終。然而暗夫蹈機不覺，何前識之至難，而利欲之*篤邪！周成賢而信流言，公旦聖而走南楚，托鴟鴞以告悲，賴金縢以僅免。況能寤之主，不世而一有；不悅之謗，無時而蹔乏。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，事不以載圭璧而稱多才，嗟泣靡及，宜其然也。

「夫漸漬之久，則膠漆解堅；浸潤之至，則骨肉乖析；塵羽之積，則沈舟折軸；三至之言，則市虎以成。故江充疏賤，非親於元儲，後母假繼，非密於伯奇；而掘梗之誣，滅父子之恩；袖蜂之誑，破天性之愛。又況其他，安可自必。嗟乎！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屍；悲夫！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。蓋徹鑒所為寒心，匠人之所眩惑矣。

「又欲推短才以厘雷同，仗獨是以彈眾非。然不睹金雖克木，而錐鉆不可以伐鄧林；水雖勝火，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。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，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。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，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。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，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，亦猶惡濕而泳深淵，憎影而不就陰，穿舟而息漏，猛爨而止沸者也。

「夫七尺之骸，稟之以所生，不可受全而歸殘也；方寸之心，制之在我，不可放之於流遁也。躬耕以食之，穿井以飲之，短褐以蔽之，蓬廬以覆之，彈詠以娛之，呼吸以延之，逍遙竹素，寄情玄毫，守常待終，斯亦足矣。且夫道存則尊，德勝則貴，隋珠彈雀，知者不為。何必須權而顯，俟祿而飽哉！

「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，甘卑者以不仕為榮。故幼安浮海而澄神，胡子甘心於退耕。逢比有令德之罪，信布陷功大之刑。一枝足以戢鸞羽，何煩乎豐林？潢洿足以泛龍鱗，豈事乎滄海？藜藿嘉於八珍，寒泉旨於醽醁；躡履美於赤舄，縕袍麗於衮服；把橦安於杖鉞，鳴條樂乎絲竹；茅茨艷於丹楹，辨椽珍於刻桷；登高峰為臺榭，疵巖霤為華屋；積篇章為敖庾，寶玄談為金玉；棄細人之近戀，捐庸隸之所欲；遊九皐以含歡，遣智慧以絕俗。同屈尺蠖，藏光守樸；表拙示訥，知止常足。然後咀嚼芝芳，風飛雲浮；晞景九陽，附翼高遊；仰棲梧桐，俯集玄洲。孰與銜轡而伏櫪，同被繡於犧牛哉！」

赴勢公子曰：「夫入而不出者，謂之耽寵忘退；往而不反者，謂之不任無義。故達者以身非我有，任乎所值。隱顯默語，無所必固。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。束帛之集，庭燎之舉，則君子道長，在天利見。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，則不出戶庭，括囊勿用。龍起鳳戢，

隨時之宜。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，或色斯而不終日者，慮巫山之失火，恐芝艾之並焚耳。

方今聖皇禦運，世夷道泰，仁及蒼生，惠風遐邁，威肅鬼方，澤沾九裔；儀坤德以厚載，擬乾穹以高蓋；神化則雲行雨施，玄澤則煙熅汪濊；四門穆穆以博延，主思英逸以俾乂。此乃千載所希值，剖判之一會。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，不覺狷華之患害也；務乎單豹之養內，未睹暴虎之犯外也。是聞涉水之或溺，則謂乘舟者皆敗；以商臣之兇逆，則謂繼體無類也。」

懷冰先生曰：「聖化之盛，誠如高論。出處之事，人各有懷。故堯舜在上，而箕潁有巢棲之客；夏後禦世，而窮藪有握耒之賢。豈有慮於此險哉？蓋各附於所安也。是以高尚其誌，不仕王侯，存夫爻象，匹夫所執，延州守節，聖人許焉。」

「仆所以逍遙於丘園，斂跡乎草澤者，誠以才非政事，器乏治民，而多士雲起，髦彥鱗萃，文武盈朝，庶事既康，故不欲復舉熠耀以廁日月之間，拊甌瓿於洪鍾之側，貢輕扇於堅冰之節，炫裘爐乎隆暑之月，必見捐於無用，速非時之巨嗤。若擁經著述，可以全真成名，有補末化；若強所不堪，則將顛沛惟咎，同悔小狐。故居其所長，以全其所短耳。雖無立朝之勛，即戎之勞；然切磋後生，弘道養正，殊塗一致，非損之民也。劣者全其一介，何及於許由，聖世恕而容之，同曠於有唐，不亦可乎！」

赴勢公子勃然自失，肅爾改容，曰：「先生立言助教，文討奸違，摽退靜以抑躁競之俗，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，非有出者，誰敘彝倫？非有隱者，誰誨童蒙？普天率土，莫匪臣民。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，而樂饑衡門者可非乎！夫群迷乎雲夢者，必須指南以知道；並乎滄海者，必仰辰極以得反。今聞嘉訓，乃覺其蔽。請負衣冠，策駑希驥，泛愛與進，不嫌擇焉。」